

第一章 黑客的成长

第一回 艰难的开始

Yjcv ku vjg pcog qh vjg uauvgo wugf da jco qrqtcvqtu vq ocmg htgg rjppg ecnnu?

我寻找周围的安全保障和防护的本能很早就出现了，大概是是一岁半的时候，我找了从床边爬出来的方法，爬过幼儿防护门并弄清了它是怎样打开的。至于我妈妈，那是她第一次接到叫醒电话，接下来此类电话就多了。

我是独生子，我爸爸在我三岁的时候就离开了，我的母亲雪莉和我住在一个很棒的中等价位的公寓里，那是在圣费尔南多谷的安全区，翻过座山就到了洛杉矶。我妈妈在文图拉（Ventura）大道沿线的某家熟食店当服务员，那儿从东到西有许多这种店子。我父亲离开了美国，虽然他很关心我，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他只偶尔的出现，直到在我十三岁的时候他搬到了洛杉矶。

我妈妈和我经常搬家，所以我没有多少像其他小孩那样交朋友的机会。我的童年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度过的，自己和自己玩。当我上学的时候，老师告诉我妈妈我在数学和拼写上位于年级前列，但因为我是个极度活跃的孩子，要我安稳的坐着实在是太难了。

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妈妈曾有过三任丈夫和几个男朋友，其中一个打我，另一个——在执法部门工作——骚扰我，不像我在书中读到的其他母亲一样，她从没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从她发现我被欺负的那一刻起——甚至只是说话大声了点——那家伙都会被立刻扫地出门。不是我在找什么借口，我认为这些粗鲁的人对我生命的贡献就是让我开始反抗权威人物。

夏天是最好的，特别是我妈妈和别人轮班并且在中午有休息时间的时候。我超喜欢她带我去圣莫尼卡海滩游泳，她躺在沙滩上，享受着阳光和舒适，看着我追逐海浪，被冲倒然后站起来笑，练习我在夏令营（YMCA camp）学到的游泳技巧（我有几个夏天是在那儿度过的，一直很讨厌那儿，除了他们把我们全部带到海滩的时候）。

我是个运动好手，参与过儿童联赛，真的很享受那段击球入网的时光，但我生命中的激情岁月开始于十岁的时候。一个住在我们公寓对面的邻居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儿，那会儿我可能是帮了她什么忙，作为报答她居然真的在我面前裸舞，在那个年纪，我更感兴趣的是她父亲带进我生命中的东西：魔术。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魔术师，玩牌、玩硬币和其它一些让我着迷的东西。但是有一些别东西，比那些更重要的东西：我看到他的观众（一两个或者是满屋子人）发现魔术中的奥秘时获得的快乐。即使我从未这么想过，但这种人们享受意外发现的想法影响了我的一生。

有一家魔术商店成为了我业余打发时间的地方，骑自行车只要很短的时间，魔术成了我的启蒙恩师，把我引入欺骗的艺术。

有时候我会跳上巴士而不是骑单车，几年后的一天，一个名叫鲍勃·艾睿（Bob Arkow）的巴士司机看到我穿着T恤，上面写着“电台潮人（CBers）上

广播”。他告诉我他刚刚发现一个摩托罗拉手持机能收到警察广播，我想也许他可以听到警方的频率，这是非常酷的事。结果他让我开始琢磨这个事，鲍勃是一个狂热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，他对这一爱好的激情引起了我的兴趣，他给我展示如何通过无线电免费打电话，用一个叫做“自动补丁”的由其他一些爱好者提供的服务。

免费的电话！这对我的震惊无边无际，我被深深的吸引了。

在夜校坐了几个星期之后，我学到了足够的关于射频电路和业余无线电发报的知识，通过了考试，并掌握了莫尔斯电码以获得资格证书。很快，邮差送来了我的业余无线电执照，青少年拿到这个的可不多，这给了我很大的成就感。

用魔术逗乐很酷，但学习电话系统是如何工作的则很迷人，我想要了解所有关于电话公司是如何运作的一切，我想要掌握它的内部原理。我在小学和初中都获得了很好的成绩，但在九年级的时候我开始翘课去“亨利电台”，那是一家位于西洛杉矶的电台商店，我在那儿读无线电理论的书，有时候是好几个小时。对于我而言，这就像是去迪士尼乐园，亨利电台还提供一些帮助社会的机会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偶尔作为志愿者为当地红十字会提供通信支持，有一个夏天我花了一个星期为特奥会做同样的事。

搭公车对我而言就像是在度假——浏览整座城市，即便它们是如此的熟悉。这是在南加州，所以天气几乎总是很完美，除了烟雾弥漫的时候——那会儿远比现在差。搭巴士要二十五美分，换乘得加十美分，在暑假，我妈妈去上班，我有时候就整天待在巴士上面。我十二岁的时候，脑海里已经开始酝酿坏点子了，有一天我突然想到，如果我可以打孔我自己的换乘票，搭巴士就不需要花一分钱。

我父亲和我叔叔都是能说会道的推销员，我猜这给了我优良的基因去说服别人帮助我。我走到巴士车头，坐在靠近司机的位置上，当他在一个路口停顿时，我说，“我在为一个学校项目做事，我需要在纸板上打孔一些有趣的形状，

你们用在换乘票上的打孔机貌似很合适，能告诉我在哪儿能买到吗？”我本来不认为他会相信这一套说辞，因为它听上去实在很傻，我猜他是没有想到一个像我这样大的小孩可能会利用他。他告诉我那家商店的名字，然后我打了个电话，发现他们销售的打孔机要 15 美元。当你十二岁的时候，你能想到什么样的合理说辞向你母亲解释你为什么需要 15 美元？我是没什么障碍，第二天我就在那家商店买到了打孔机，但这只是第一步，我要怎样弄到空白的换乘册？

好吧，巴士会到哪里去洗车？我走到最近的公交车站，发现有一大片区域被用于清洗巴士，于是我停了下来，在那里找了找。找到了！我的口袋里塞满了部分用过的换乘册——这种方法之后我又用过很多次，后来被称为“垃圾桶大搜查”（Dumpster-diving）。

我的记忆力一直很好，我设法记住了圣费尔南多谷大部分巴士的时间表，我开始在公交网络的覆盖范围内四处漫游——洛杉矶、河滨、圣贝纳迪诺。我喜欢看到所有这些不同的地方在我的脚下打转。

在我的旅行中，我遇到了一个小孩名叫理查德·威廉姆斯，我们成为了朋友，他也在做同样的事，但我们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。第一，他的漫游旅行是合法的，作为巴士司机的儿子，他乘车是免费的，第二，我们的重量相差很

大（起码那时候是这样），理查德很胖并且会在快餐店一天吃五六次玉米面豆卷。我几乎马上被他的饮食习惯同化了，然后开始疯狂长肉。

直到一个长尾纤金发女孩在校车上告诉我，“你还挺可爱的，就是有点胖，你该减减肥了。”

我有没有把她尖锐但很有建设性的意见放在心上？当然没有。

我有没有因为免费乘车而陷入麻烦？

当然也没有。我妈妈认为这很聪明，我爸爸认为这很有创意，知道我给自己的换乘票打孔的巴士司机认为我是个开心果，好像所有知道我做事情的人都夸我是神童。

事实上，我不需要其他人赞美我的劣迹，这让我陷入了更多的麻烦中。谁会想到一次小小的购物之旅给我的收获会把我的未来指往……一个不幸的方向？